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十三

著述

書德華文章正宗辯後 王雲鳳

宋西山真氏集古人詩文作文章正宗蓋為專攻文詞者設與昭明文選姚鉉文粹用心無異至其自序乃曰學者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取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則以儒者體用之

學濟其說而未免岐而二之夫聖賢所以相傳者道而已是道也其功用極於育萬物贊天地而其寔不外乎日用行事之間故聖人既有是道于身則自日用行事以至所以育萬物而贊天地者固已煥然其明盛而不可揜矣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禮樂制度威儀言辭與凡見諸事形諸外者皆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可見者也而言辭者尤文之可見者也故六經四書儒者謂之文誦說其文以求其道而體之於己儒者謂之學也者誠知所以學而得夫道則所

謂文者將復自我出豈特言辭而已哉若以文為學之一事則是孔門之徒皆將操筆學為文詞而不知儒者之學固未始有意於文而徒學為文者固不得竊學之名也蓋自三代之教廢而儒者之學不講世之人徒見聖賢言辭之無弊流傳之無窮心慕而竊效之然不知深探其本于是乎秉筆締思日積月累久而既多編之成書則自視以為天下之文不吾過矣轉相授受放效成風千有餘年使才質高明者不得進為德義之儒而資質庸下者不得守為謹逸之士至於有宋真儒迭起

講明聖學一洗其陋其友輔之其徒和之所見雖有淺深所就雖有高下要皆能辨於二者之間而知所取舍矣真氏生於諸儒之後號為大儒而不能自拔於文詞陷溺之中反又從而文之孟子曰惡紫之奪朱似是而非有誤後學非若昭明姚鉉為淺薄之士而文選文粹出於文家之手固不足重輕也其辭命議論叙事德華辯之悉矣其詩賦曰三百五篇之詩正言義理者無幾云云蓋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人各言其志故有是非之不同而無工拙之可言誦詩者諷詠之

間既有以因其言之是非而知其心之邪正以為吾之所當取舍然必窮理慎獨真有好惡之誠省察之久寔能為善去惡而後性情之正有可言者故古人必十三誦詩久而後能有所興起其次第之不可紊而功效之難如此今日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為言亦傷易矣又曰後世之作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係各條然有自得之趣此蓋後世耽吟之流溺意詩句之間而不知其他所謂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者寔非有見於道安於命胸中有悠然

灑落而無寵辱係各之可言也至若朱子詩有三變之說蓋為答鞏仲至之問雖其論極盡詩之本末取舍其意則以為使今之作詩者能如此亦庶乎不失古人遺意矣豈可謂詩乃朱子之所取學者必不可不作而為學之一事乎且朱子嘗欲注莊矣使其書成必能尋究其病根之所起體貼其旨意之所_在而大有取舍於其間蓋窮理者必如此然後是非功罪者可得而論也亦將謂朱子教學者以學莊乎况真氏雖自謂以文公之言為準乃不分三等兼失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孔

子所謂則以學文博學於文周子所謂文辭藝也道德寔也篤其寔而藝者書之皆非與曰孔子所謂文詩書六藝之文格物致知之謂也若文莫吾猶人則專以言辭而言若寧我子貢之言語者耳真氏言文乃作為文章之文然作文之文與周子所言之文雖若不異而所以言之寔不同周子之意祇謂學者當先篤其寔明其道而後可以言其言亦不可不美而所謂美者則亦善其辭說之云耳非謂有志於求道者又不可不學文也不觀朱子之言乎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_有

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當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此是其緩急則本末輕重取舍學者所當潛心也

盛明風雅初集序 胡松

布衣江問山採詩四方寔勤且傳間以魯國非車子所梓盛明風雅故帙遺余因以其叙見屬頌余非知詩者何能為江君後而請屬蓋力弗解乃術所聞而歸之夫

詩之難言久矣匪言之難作之難匪作之難作而能道性情合于典則美且愛焉難弘治前勿論也所採且梓者蓋繇弘治正德來北地汝南何李諸君子崛起始厭薄故習追跡古始力挽奔流而溯其源厥志甚偉為其資材孳力又足以副之明明興詩裁為之一變然其時或有憑筏依模規於太甚之議未皇暇邨也自是遞相師承僅得形似攻詞者或近冶艷襲格者大露助芒甚則無喜而笑靡哀而哭又甚則教欲宣淫習非長傲殊失古人發情正義矢志永言之誼智者率能辨之矣余

觀是集所載雖其言人亡殊總之因緣觸遇摠寫性靈
體物鑄詞揚芬致飾或逸若道雲或繁若絢錦或潔如
朝露或淡如玄酒亦或嚴若霜矛雪戟古若周鼎秦卮
而悲壯若楚歌漢曲雖称近體繁散總之變而不失其
正樂而不至于流風槩氣韻咸能鬱然以其所長而鳴
國家之盛信乎其為盛明之風雅已頌說者猶不能微
淄琬並泛雅鄭間陳之疑此則深望其具正法眼者詮擇
是正澄汰清釐乃可以傳而遠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固
不可以私假而遠者在前識者踵後則亦從焉容私假

哉問山君雅好吟頗通諸詞閔作者之苦心悼後來之
失傳即凡一睽一句可傳誦者悉錄罔逸故其多若此
而尚有揆於詮鑿間嘗過余謂將西游大梁之墟就正
于西亭史氏余以為得其入矣不知西亭見謂余言然否

刻孝經序胡松

始余為童子師授今文孝經句讀蓋及半而疑夫其所
云廣至德紀孝行與右傳凡章諸如此者是誰所詔告
與記注也求之不得置弗思其後數年冠繹故所誦反
復輒大疑不能解偶從友人家見今所刻晦菴先生刊

誤讀之豁然有會于心迺知古書傳于今者類為後人
之所竄定傳蓋如禮儒行月令檀弓禘記諸篇其不純
乎道詭於聖人之意諸若斯要自不鮮奉文公之書信
之弗疑比仕且學會海內名儒與相揚確乃於所云刊
誤又不能無疑其中夫謂章首為經今試取讀之彼其
義理深醇氣脉通貫本自一時之言無疑顧古文二十
二章與今文十有八章以皆仲尼曾子問居問出之言
或他人有問或曾子自問或孔子所嘗語人意者仲尼
既沒曾子即世諸門人弟子禘記其言私相纂輯誦法

後人相與尊之為經尔夫尊之誠是而顧輒分經傳則
亦尊經之過矣夫分經傳已無當乃曰是章傳某是章
廣某曰是為天子之孝是為庶人之孝是孰詔之而孰
識之邪其孔門以來之舊邪夫聖人之言通乎上下其
遠如天其近如地又曷嘗頌也然曰是為某人之孝之
道云爾學者試即齊魯論語取孔子言之約者以為經
而以他日他章之言為傳以詔于人曰是章傳某是章廣
某要之無弗通然此可乎不可乎此其不足據證明
者必能辨之矣或曰是書之傳歷數千年孝者世守之

子獨何據而疑之也曰以漢儒識孔子之言知之也漢儒識孔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夫春秋者本魯史記之名當時固有其號彼孝經者是後人之所尊信而夫子之生固以為經有是理乎自論語大學之書已多出曾子七貢有子之門人所禱撰而况是書知者觀於古文今文之殊思過半矣若其他禱引詩傳七會成文則宋衡山胡氏玉山汪氏具有其說故在學者之自得焉爾雖然秦漢而來聖學不傳寥七數千載自有宋諸大儒外至於今靡矣學者惟利是聞高者習靜

語空下者沿俗守陋曰務脂澤其言以悅世其于事親從兄之節順悅翕然之旨曠弗省余是用大憂思有以揅其敝迺刻斯上党仇氏書院中仇氏固敦孝友之行不沿於俗者也嗟呼士無志于學則余固無望矣志于學而弗是之先是戕木之木而務膏其華堙水之原而異其行之達也其涸與萎要可立而俟知我非我其以斯言也夫

刻唐宋元名表序

胡松

說者曰表之言明也標也譬物之標表言標表事序要

于章顯而奚駢儼之尚也余竊以其言徒取一隅要朱
為通論今夫人之于文猶其之于言語之于衣服飲
食與其宮室器用者也且夫言語之于達意衣服之于
蔽飭飲食之于滿腹宮室之于安身器物之于利用以
今方古其可得而齊諸譬則四時之行萬物之生江河
之流轉各因其時以為變故易曰猶益盈虛與時偕行
自天地且不能違時而况於人乎故善學者從今之文
以明古之道不善學者執古之迹以失今之宜斯其行
之所以弗遠而施之則泥者也是學也昉於漢魏六朝

盛于隋唐而極于宋彼其工拙繁簡駢儼直致要之其
體不能盡同然其意同於宣上德而達下情明已志而
述物則其後相沿而下率競新巧爭尚衍博徃亡貪用
事而晦其意務屬辭而滅其職蓋四六之本意失之遠
矣今世士業文益又轉甚曾不深惟體裁之所從始勉
思構撰而乃掇拾補綴勦竊沿襲是曾弗若直致之為
章明較著也余是用悲乃輯斯以式晉士要使學者敦
尚本寔優游道藝期可愛而傳尔或者弗察以為斯特
文詞之華而已是非士所先過矣未召賓客者必腆其

辭命告氓黎者必悉其志慮矧乎以詔君上以交鬼神以諭邦國以動天地而可弗修其辭乎傳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故夫以唐宋之體裁陳虞夏之謨典用休文之韻律寫孔明之忠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則不穀之所深望抑亦吾黨所當自勗者哉

刻良知議辯序

胡松

龍溪王子自越緘示良知議辯凡兩帙曰此某與某江公所為徃復論辯語也子其裁訂是正為余梓焉不則姑舍之或以覆瓿其言如此願余章句賤儒何足以與

聞斯旨然此靈明一竅通乎宇宙繫誰獨無則亦頗竊窺睹焉夫王子所稱良知即未發之中即發而中節之和未應非先已應非後即寂而感行焉而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而感非外也無先後無內外渾然一體析也則支其言廣大渾融顛撲難破近乎墨子之守矣然自陽明先生指出此竅傾懷示人學者執德不宏稍悟即歇安其簡便以知為行忘^其為所謂戒慎恐懼養之致之七寔以立乎天下之大本甚至棄真歸贗謂寇為戚至於蕩而無歸積而為患而莫知辯以反則世亦蓋多

有焉此復江公歸寂豫養之論所繇以發者也今其言曰夫節者心之則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惟養之豫者能之豈能使之發而中乎使之中即是宋人握苗之故智也故必歸寂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主靜以該天下之動雖若疑近于析然王先生始在滁輒教學者靜坐澄心蓋亦此意而當世弗察譁然謂禪門人有疑而問者世謂先生為禪何也生先曰吾學非禪吾學孔孟正學即使孔孟復生當不能易第吾涵養未之逮尔嗟乎此余髫年所親聞於諸老儒者豈非寔錄

哉然此非先生之私言也明道固言之矣曰識得此意須以誠敬存之更求義理栽培充拓又曰既知所有更不可不養所有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其次致曲仁能有誠仁則形則著明動而變而化奚俟多言為哉故易既曰得一萬事畢而又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養而致之仁功要不可闕如此也竊謂二先生言各相發而義寔相濟蓋益梅麴蘖合而成味是在學者染指含哺咀噬咽啖有難以口舌爭者矣夫苟食而知味仁而充寔則其生色也晬然于面盎然于背施于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大畜之象曰剛健篤寔輝光日新其德蓋此之謂也故願與吾黨諸君子交勗云尔

籌海圖編序 胡私

今比年海內憂世之士游談聚議必曰南倭北虜然言倭事略矣何者我國家之有天下寔遜狄君而宅之狄君逋遁而遺孽支屬尚多有之是雖大將屢出成祖三犁然地廣衆滋殖甚易故永樂來馬塔木阿魯台本雅失里之徒跳梁躡躅至爵之三王而後少戢以定矧又割大寧而乘之其後寢然寢熾即紅羅白雲開平木葉

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節浸淫削折并朔方河南故地遂失矣自是國門戎索之憂肘腋腹心之患日切孔迯憂及廊廟即廊廟不遑暇食文經武略歲積月增乃諸邊鎮既有撫臣又設總督而總督之設初亦止于建寧甘肅四鎮而止其後宣大遼薊則皆並設至于兵備憲使叅將副將之屬不可勝紀法益日詳密矣故西北邊事雖苦官冗費鉅然以張皇戒詰即韋褐文墨之士類能言之而其輿地形勢與書疏論著世多有而傳焉事往亡在人耳目倭

之負海即自玄菟染浪迄於徐聞東莞要無慮萬餘里
所在可犯然自聖祖拒絕信國經略之後伏不敢動者
頗歷年所永樂中雖嘗蠢動賴劉江望海窩之捷寧謐
蓋百餘歲要不独韋褐文墨之士不能詳其本末即措
紳樞筦者流亦與相忘久矣加以歲防濶疏舶利羨溢
濱海三窟之象造舟售貨橫行洋中翩如雁春來秋
去各有主名當事者即知其然而憂連懼及托于暗且
贖矣故人老而耄以荒器陳而敝以圮法久而蠱且蠹
蓋自其理也重以風俗崩頽紀綱瀆潰君子小人交鶩

利以陰召陰小雅廢而裔夷乘矣前此十數禩廟堂蓋
憂患之常遺重臣巡視竟以罹禍自是益靡所忌因緣
忿怒轉為叛逆乘勝從衡狡焉思啟蓋自壬子至戊午
黃巖至淮泗涉孺場渚至村落邑鎮而兩浙三吳長淮
之禍變慘矣所賴聖主憂民天心悔禍英豪僂力兗渠
授首雖其遺燼餘烈時或灼然而巨燄大勢溢其過矣
顧當時變出倉卒事盡承壞徵兵調賦署吏建官一切
從便頗覺煩費多事焉崑山鄭子伯曾故太常卿魏莊
渠先生高第弟子也有志匡時而阨于命親在圍城竊

觀當世舉措有慨于中念欲記載論著貽之方來即凡
兵興以來公私牘牒旁搜遠索手自抄寫家本劇郡而
居又密切理所夙以德學見禮有位故得究詳焉他日
以其間繕造沿海圖本十有二幅附以考論郡守太原
王君為之板行因獻督府梅林胡公_七見而驚曰常布
中乃有斯人耶此世所稀睹余比欲為之而未遑暇及
常布中乃有斯人耶于是檄來武林使益成書伯魯感
激知遇追跡寇始詳稽典制叅質風謬即賊所入寇歲
月道路克捷饋北與今昔主客兵馬饋餉之數舟楫器

械戰守屯戍之法備書具載凡為卷者十有三蓋經世
者有據依矣雖然前茲所載譬之局方醫案已事云尔
若夫審運氣之流行察臟腑之虛寔辨脉衛之理亂增
損劑量弗泥弗執則係乎神聖工巧之人矣昔仲尼答
顓孫氏知來之問而反復于損益之際孟子與告畢戰
井地之法亦曰此其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嗟夫揖益潤澤道豈虛行變通神明是維矣者至于制
治未亂保邦未危防乎其防則余蓋深望當世之君子
焉

三泉志序胡松

夫和古歷陽郡也地故廣邈巢與烏江嘗隸焉境內蓋寔多溫泉云要不啻沸井而已國朝洪武初始省和之南鄉隸無為是曰巢邑而以其東割屬江浦故烏江之湯泉與陳村之牛湯池遂與和之香泉同原而異屬矣顧其名有著有微有極為人所想慕而弗克見即有絕不為人知者焉蓋其所遭云尔士之生斯生也則亦曷有異焉迺香泉在蕭梁時嘗遇昭明太子太子故好文章事宜有作惜其無傳湯泉於宋遇秦氏少游少游賦

而詠之遂以盛傳其時至半湯池之過希矣繇來而來學士大夫騷人詞客往七經從或相慕來游大都有賦而又有存有不存說者則以其幸不幸也余綜其寔不然頗以無好事者為集刻嘉靖丁酉和守魯君某與某判胡君其感焉謀哀集梓行今所云香泉志者是也而又以淮海定山所為湯泉賦若諸詩牒其中蓋失寔矣今乙卯春太守李君來自華陽問郡之故取香泉志讀之嘆其舛誤宜釐訂且合三泉為一志復啟本初要之元始然弗即斷會嘉禾張子仲華游學其郡解后見之

則介張子以問于余，七報之曰：李守之言是也。宜速即梓氏李守，乃禹張子詮次纂輯自賦以下，則各以其體類附，釐為上中下三卷。蓋自是古歷陽之盛章，七然益有聞于天下矣。胡子曰：余讀李守三泉志，而重有感焉。夫古湯泉盛矣，而今僻在烏江之僻也，棄置於荒山灌莽之墟，而見辱於瘍人墨士屠酤販負之流，蓋不勝其牢落可憐矣。然自余覽鏡，但見其悠然自得，而與造物者同其游衍汗漫，魯無怨忤之色，至香泉之界於我而達乎廬也，則大為薦紳先生王公大人之所賞鑒而贊

以甌甑覆以亭，館華扁綽楔光動林壑，蓋又其焜煌榮耀焉。余他日數遇之，則見其瑩然相映，淵乎不矜而與物相忘於無何有之鄉，又曾不自以有德斯人如此也。此豈若世鬼瑣齷齪之小丈夫然哉？苟得志則危自標，樹奮張夸詡，一不得志則忿悻怨怒消，慙縮曾不復道于大賢君子之門哉？此仲尼之所為亟稱而知之者，所繇以樂者與余，蓋于是乎得師焉。然則太守詮集之意，抑亦或取諸此與？余聞太守學求本原政事一新時人之視聽而猶歛然不自得也，此其進又可量與？太守

名渭字湜父

韻經序 郭正域

韻經者六書中諧散之學也不以意不形不以事而惟
惟諧其散古無韻書而其所用韻即十五國之詩地不
同而散同上自朝廟君臣下及閨闈夫婦人不同而散
同六經及古歌謠曲調不同而散同今一一而譜之其
所用韻靡有出入蓋先生之世書既同文而又巡行方
岳考律同度典樂之官依永和散夫樂律散音韻之本
也同文則無異字考律和散則無異音矣三代而下俗

字日增而方音各異南北平仄不啻胡越近體詩為宗
沈韻而今所傳韻非沈也唐禮部韻也故唐詩宗之沈
韻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二凡上有十六混
十九謙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有十六昔而今韻無
之憂英公集古韻吳才老補其未備作補音皆以施于
古體皆所謂諧散也楊用修作轉注古音畧謂一字数
音展轉注釋而後知則所謂轉注也皆古韻也夫有同
散者則同散而諧無同散者則協散而諧有協散者則
取正音而諧無正散者則取旁散而諧散四散也音七

音也夫字書主母_匕權子而別形中之散韻書子_匕權母而取散中之形諧散轉注一也後它為諧散役已為轉注正其大轉其小正其正轉其偏轉注者諧散之別出也天地間有_匕窮之義而有無窮之散聖人耳順釋氏耳入散音之道大矣今文章家以古韻為騷選中州韻為詞曲古韻有叶有轉中州韻以入為平近體韻不可入古_匕韻不可絃索而詞韻不可入詩何多端也夫三百篇皆詩也皆曲也皆樂也古韻即管絃也則何詩韻非詞韻乎近日支流愈多而散音愈不可調矣古

者尉律之官勅學童十七以上能通九千字者為吏今字學不明而讀書不識字者比_々也余故刊韻經于南雍以備考文廣律之一端

四唐彙詩選序 美命

今學詩者惟步盛唐上不及初下何言中晚夫詩莫盛于唐一代之音通有升降可以觀政可以考俗胡可不備也吾夫子刪詩周家一代始末燦然矣由今而論閔睢茅苴諸什直質朴夷則其初也卷阿皇矣諸什典則和平則其盛也雲漢無羊諸什詳贍激切則其中也大

東黍離諸什憂憤悼厲則其晚也吾夫子不厭于周末而于唐之叔季何選焉唐自文皇揮戈講藝行仁有效時和年豐文教翔洽一時諸作有大心無苦語有厚調無婉言開元而降豐亨豫大奸釁叢生國家多故感慨嘯歌于時諸作有巧思無直致有妙語無樸心中晚而降政散民離萬幾旁落元氣萎蕪人才凋謝于時諸作有艷語即黯氣有清聲即有儂態任意則薄修詞則險其氣散其格卑啾諧漫易其音靡_七而陋者反在宋元之下矣吾以為初唐雖沿習綺麗而雄渾自在質_本沉

鬱不傷浮不闕巧太平之音也盛唐諸公易其綺麗者而為清空化其質_本者而為婉約汰其沉鬱者而為水月空花人以為詩家三昧而吾以為土鼓蕢桴之意亡矣以漸而降其清空婉約必之而為中晚之庸薄其水月空花必之而為中晚之雕鏤夫盛之必為中晚也勢也將亦政事風俗使然而聲音隨之乎近代言詩亟稱王維李頎雖四傑之博雅子美之博大_本白之宏蕩且有後言後生小子一切以影響求之吾夫子可觀可興可羣可怒多識草木之旨微矣一家之言風動海內真

邊見也鍾嶸有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吾以為求詩于情即里言巷語可譜而咏也情尚乎真亡剛俗矣求詩于事即朝章物理可補而述也事尚乎詳亡則支矣求詩于學即性命天人可闡而繹也學尚乎易易則腐矣真不近俗詳不勝支易不陳腐能者從之有唐諸詩盛衰得失可覩也今浮慕盛唐遞相沿襲竟成書抄既昧真常全無寔際不能薄依復罕潤澤凡于寔境寔事槩不能言而虛聲浮氣以為妙悟夸毗之子凌厲為豪庸瑣之儔空談為妙而詩道遠矣吳子某亡沉

酣古雅多蓄往言累世之藏半在校讐四唐此刊主其脩不主其刪以彙而集以便覽觀若夫選擇而使大而化之神而明之信而好古自我作古存乎其人

毛詩折衷序

沈鯉

古人之書有出于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亦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于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

吾心之臆見懸斷于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為直為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乎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于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啓人之疑而不能自決者曾何啻一毛詩也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載之禮詞多繁複或足以漢之附會雖有批吾不能無疑也孰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豈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猶今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詞賦之作未有其作傳而其

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為並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七引詩詞為喻如柏舟清人等篇皆散見列傳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詩既萌芽有齊魯毛韓四家後乃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去古未遠而碩儒鉅卿博古通經之士皆習七傳誦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豈亦人心之公是有不得而終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好尚亦可也而奚其疑不決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

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既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據經文而推之與諸經例論也詩之為經多民間閭巷之辭含蓄風詠之義非有所指受固不得以己意懸斷之如他經比耳且如聽人之言而知其曲直凡明者能之至其人之名氏非嘗有聞說于人必不可以想像測度而知也夫子嘗曰閔雎樂而不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刪取之意亦可于二說推之也而淫奔諸詩毛詩以為刺淫朱子以為淫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旨則得失將孰歸乎故

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以為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于心也雖微詩序而不以為畧得其章句而無益于身心則秦火未焚而三百篇已亡矣序雖詳也奚裨焉孔子引詩諸說皆斷章取義而其與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上小序之說也讀詩者又何必深辨焉

韓非子序 趙用賢

予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嘆曰世道之趨于權譎也君

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裨闔抵巇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既熄諸侯各競于詐力而列國之士各騁其机畧辨數以務莫安其國而顯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禮往上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王之遺也至戰國而秦之徒始以其縱橫之說勝言徒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恐愾之迹雖其揣摩馳騫務出于竒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

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于天下蓋稍蚕食而及于始皇之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警諸侯而快其志非訐激其詞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闕遊士之口故干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身予于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為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用其學所非固以量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制恣睢上以塞聰掩明而下以拂世摩俗非之智又足以先斯

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日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過黨與絕異趣而非則日獨任之過將乘賢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而虞其有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詞同執于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師之所蘊釀鬱積以基亡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抱斯之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雎羈旅入秦一言而合繼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之顧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雎遠甚而卒不免

僇辱為天下笑者雖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讒邪不得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于寵忌前之心扶狼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于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蓋恐非之為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予以為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也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

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說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直不容于邪狂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由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迹予以為彼其盡絀聖賢之旨而獨以其說學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為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亡和王姦叔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無闕

趙仰一先生天數說序文翔鳳

道之不明蓋亦不能無憾宋諸儒氏焉讀二程張子書朱子書咸言人無常住之精神後天而存如草木然神與形盡矣是不然有始者有終無始者無終形有始故終信始乎終乎如有形始有性形盡而性滅是人之生為行肉倘太白之詩所謂女媧戲黃王團作愚下人者即先天而來曰性盡性則命斯立命性也如鑛之為金不復鑛也故知性知天曰知道而諸大儒之論性與天道頗不稽至邵子則了然于天人死生之說矣予友趙仲一三十載于性命之學有契者也世止推其人于功

業氣節行中弗知其性命之學却于家夫子者如南車指而定四方直遠契卽康節氏烏頃寄我以所著先天數讀之喟息曰趙先生聞性與天道者欬其言曰有形者有數無形者無數天地雖大亦形也故可以數推又曰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又曰太極真性豈有劫數聖人復起此言不易予常欲為家夫子天經註脚得此說無所置舌矣有技數有理數世儒擠卽子于火珠洞極之流曰數學宗儒止有此翁了然于道而人不達卽子以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盡天地之一周而指

其周流于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之間者曰先天以天根月窟三十六宮盡乾坤之一周而指其周流于三十六宮之間者曰春先天者性仁而已矣春也者仁乎大哉春乎吾與天地萬物共之者乎夫何元會運世之有以有數者經世以無數者弄美丸先天其有數乎數而繫之先天吾與天地游于數之中而盡先天之性則不為數控也予著太微首之以大昭道先天籌之以壞道元會運世故獨解趙先生之說

滕侯趙作一寔政錄序 湯顯祖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絀猶急之無宜以縵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亡而毫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因得以從容而鋪德義教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干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雖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敝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與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畧會計之意而持之歸于當

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亡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伯晉子產之存鄭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公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治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為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郡則

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為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為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為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于越長上計通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祲之後人大相食公為乞漕粟大府錢施其民間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吾北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牘積金乃至羨贏三千穀輸六萬予咄然而駭曰是何典之暴也主者曰公費修治公私署堠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為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芟舍牛以業流集者復不

在是予益異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則有所道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公輒已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侶而撓者公故怒容渥丹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壞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錢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粟流入公深民桑柳有籍數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圍捕之償十五裁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飢人粥治援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晝夜暴露不

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糗而宮館馳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憮然而嘆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為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凡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頃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止吏部即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為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勝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強之效所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于人者輕然

而終無亡敝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為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光贊盛業退猶免于吳越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于王者之世矣

易象通序 湯顯祖

人之生面目理澤亦無以大異而所好玩殊遠士之于書凡民之各其業有所好之有非全乎好之者也得已則已其風雨且暮矧已然而不已者其有不得已者乎

貴游之家去四民之業而好狗馬聲伎博塞狗馬聲伎博塞其利于養也不如農民之業其利于智也不如書然而有好乎此者何也得已者在彼則不得已者在此吾獨愛懼王之孫有如晦宗良貞吉三君者去貴游之家所好而好古書傳然技止以詩行于公卿布衣之間游其名至于文字之所起理義之所變探蹟而鉤深刻意而成言亦有時乎未暇也最後鬱儀王孫好揚雄氏之學方言奇字多所訓明憮然而嘆曰文字之所起者畫也理義之所變者易也通于書而蔽于易不足以

諺天地人物之變乃追而學易凡子夏所傳九家所為變象互体者潛測幽討不遺餘力久而隱括彷彿為一家言名曰易象通蓋能極暢其意之所欲至亦可以有傳于世矣豈其不得已于書而矻也為者乎此所謂好之者也雖然方海岳子未成此書也散然而傲睨敦然而居林倫黨堂除之間愉如也書成而嘖言且起拘然以悲儻然以貧豈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鬼神之害盈乎海岳子能明易必有以通其故矣

古文品外錄序 王衡

陳子仲醇選方作品外錄既成以示王子王子曰余不敏讀古人書如隙中數鴻毛而已持敗索囊雲霧而已品內之不知焉論外乎陳子喟然嘆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正模重于古人之文類論而不議雌黃而去取之自昭明文選始昭明以降選者莫煩于宋然昭明以六朝選古文也猶之乎六朝也宋諸公之以宋選古文也猶之乎宋也要之乎世固文文固識矣非但自囿其識遮耳而遮目之抑且囿百世以下讀者之識非但囿讀者之識抑百世以前作者之神情笑貌筋骸

脉絡種仁生動之妙亦固焉而不得出矣人第知窮餓者之苦而不知醉飽之過也今夫稻梁魚肉天下之至美也抑以口食不以舌食如澀如坻若燕若噉于是不足羹之梅未漿之茗含辛之薑禁火之錫皆得而奪其好迨于一嚼甘再嚼醒予以以稻梁魚肉而後知其美也新陳之相化其亦何常之有至于新者陳而陳者乃始復為新民之好新甚矣不使之日新于虛談小慧剝剝離毀之學而使日新其好于古人之文章亦猶尚論之遺意也余故擇兩漢以來之文未經前人採拾而言遠

情深者得三百篇其或詞章之外別具世變余亦聞為箋其始末附紙尾以備咨考凡余所易如是者要欲學者欲九州之外復有九州九畧之外復有九畧引伸鼓舞其聰明使之不倦而已王子笑曰噫嘻子之糟粕則猶吾之醴齊也子病在飽余病在飢且也非品外人誰能品品外文者陳子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列國史補序 王衡

史今者以我史亡古者以衆史亡今史詳古史畧詳者歸治敗于事幾歸是非于議論按冊而攷之十不失二

三而略者若存若亡于土蝕蠹敗之餘非立案于此而檢括參合于彼則煩亂而莫辯今時好誦說司馬氏史記顧以其列國世家不免粗蔑為司馬氏病夫不觀秦灰漢律之慘乎哉七制以還冢壁之藏蠶家國乘號大倫而作者寥寥上為蘇子由嘆前事之拙而其所以為古史于左氏三國之外卒無一語短長以發新難而訂宿訛則又何也豫章魏華容氏意惜之既以全力為全史又為列國史補大槩以左氏國語國策為本而旁證之公羊穀梁杜氏年譜諸書同則偏舉之異則錯舉而

表擇之事疑證以情上疑證以理務求至當而後氏人
謂華容上下三十年事女教一二以彼淹通茂明使執
三寸弱翰錄起居注討郡國書而次第之領不易上而
愚竊嘆以為不然古史異者疑今史同者疑古史易辨
折而難于編摩今史易編摩而難于辨析春秋是無論
董之筆南之簡不媿名史即公穀之多疵而其瑕瑜的
然可不深惟而戰國策士譎甚矣然人勇而謀詐或反
由漏穴以示人而才如史遷其所為貴黃老進奸雄
者後世且得測其微尚而雌黃之故曰讀古史難而易

若今則瑕瑜見而人知所趨匿矣試觀今廟陛之間青
簡書白簡訟皆言之有故使王者左右聽而况于史彼
其金匱石室之紀既秘如鼎書泥簡而不可窺而叢談
野記又皆蓄墨兵于心而以塗說為輿吾誰與為證譬
之羣閔于市苟立之平而設參位必得情焉而其誅于
腹稽于唇礪礪于室者雖面亡而質之且奈何哉嗚呼
後之為史者其窮矣夫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趙本學

天地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上不可以鞭朴治也

則有兵亡之為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有法其事起于
關智角力也則有法不得^其不資于權謀用兵而不以權
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權謀政猶
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則為仁義合王法則為
禮樂故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寔而致虛釋堅而攻僇
釋難而攻易以驩虞為道假尊周為名要純乎權謀而
已耳孔子稱之日如其仁如其仁何歎蓋人雖權謀事
則仁義也諸葛亮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存心養
性之言也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

于用兵知孫權之本為漢賊而姑結與為援劉璋宗室
也而掩取以併其軍仲達不戰遺巾惻以激之郭模詐
降泄入語以間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
旗開門卻洒以疑之事雖權謀心則仁義也若宋之韓
琦范仲淹寇準宋澤李綱岳飛於北主戰而不主和權
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金玉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
無非聖賢正心修身之法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
秦檜之徒於北主和而不主戰未聞一啓權謀之口求
其心則犬彘小人姦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為以此

明文海
卷之三
觀之可見正用權謀以攘邊塞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寔
為儒者分內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
不兼讀其書而潛究其理也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
存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寔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
來儒者未嘗一開其局鑰雖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
皙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霖等十五六家之箋
不過粗畧訓義苟且引證加以訛謬相承古文漸失迨
至于今凡用兵者無所于法庸非治亂所關一大缺典
乎學不自量竊重為校讐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

行之事以証其下名曰援解引類使四方經生學士皆
可以讀之而不難夫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
以孔子不對衛靈而因以為諱殊不知春秋之時天子
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辭其不答也固宜
今日不答于衛異日固請于魯使孫子生魯上君用之
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子豈不以魯為義孫子為賢乎
漢唐晋宋及我聖朝天下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儻
遇國家有難出而主兵何不可之有猥云德化不當用
兵此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

惑不解故復推其說為之序

枝山志怪序 錢永治

孔子不語怪而齊諧志之齊諧之書不傳而續之者吳均曹毗祖台之牛僧孺紛如矣吾^吳祝枝山先生有志怪論若干卷歿後止存五卷會其曾孫化甫文學圖刻罪知錄欲并刻茲編而不能全也余家有五卷遂總付之乃問序于予予生也晚不識先生時于休承先生處使其序論蓋先生于書無所不讀于學無所不窺天姿英邁俊朗卓絕舉一世無有當其意者雖酒狂興發手

不停批口不絕談近而撰述著作罔晷刻暇若志怪者志其耳目見聞之可驚可愕可駭可異者筆之于冊若曰宇宙大矣洪纖高下何所不有今人徒見前人所書謂本無是事子虛烏有始妄談之不知物有常變理無迴互常不為常亦為變亦為常亦為變變通相隱顯迭為呈露常不足言變始為怪豈理也哉昔人不云乎日月之著明山川之融結此至怪者也見以為常至鬼嘯于梁山移于地牛鬼蛇神狗^妖雞禍遂以為怪易有之精氣為物游視為變物者氣之凝積者

也物久則靈變者氣之流行者也魂交則滯依草附木
勢所必然奚足怪乎夫赭黃重于隋朝國禁有之今則
男子無不赭衣緋褲誅于齊帝不宜褻服今則男子無
不緋褲大夫不可以徒行今則空々鄙夫肩輿塞道而
鵠尾獸環朱扉西棟僭擬王公矣婦人出必擁蔽其面
今則繁々彼姝露妝行路而聽經禮懺入山宿寺穢德
彰聞矣其他怪事不可枚舉詎止君子為猿鶴小人為
蟲沙靈龜知剖老桑知焚乎假令枝山先生々此時則
忘怪不止數卷世變江河莫知底極即不謂之怪也可

河防一覽叙于慎行

河防一覽者何宮保印川潘公志海防之績也潘公自
乙丑迄今奉三朝簡命從事河漕之間前後二十七稷
矣其功艱而鉅其畫詳而深其耳目之所狎精神之所
寄若與水相忘者國家萬々年大計在焉志之以示後
也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
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乎曰
唯々否々漕之籍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
州冀為都會河流碣石以入于海充浮濟漯青浮汶濟

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於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渭雍
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不通于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
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唐漕江淮之
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河也獨
今日哉然則公之防河也奚若曰二十七年之中有大
役于河者三其功皆成于因始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
以往新渠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已而清口
之役則合河淮之流以趨于海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
之決則隄大石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也凡公之成

之決則堤大石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也凡公之成
功皆因也而避河之績為最即萬世不能易焉嗟夫古
之聖人見轉蓬而為車觀落葉而造舟察列星而分四
時視月行而推晦朔未有無所因者也况夫四瀆之流
呼吸吐納天地之性關焉者乎禹能通九道陂九澤播
九河疏九川東注之海而不能使水西流因其勢也故
曰三代所寶莫如因之則無敵此之謂行所無事也蓋
自河淮議興而謀夫盛庭或以為當淪海口不思海口
之壅河淮分也則以為當開故河不知河淮之分隄防

潰也是故高堰之隄成而淮不東崔鎮之隄成而河不北以河予淮以淮予河而以河淮予海又安用滄海口而又安用復故河為此所謂因也因者水之道也漕渠之要在河淮之交而公之績亦以此為最故特著焉後之防河者第因公之成勞而時修備之則智亦夫矣故曰志之以示後也

元曲選序藏懋緒

世稱宋詞元曲天詞則唐李白陳後主皆已優為之何必稱宋惟曲自元如有南北各十七宮調而北西廂諸

雜劇亡慮數百種南則幽閨琵琶二記已耳或謂元取士有填調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々強弩之末矣或又謂主司所定題日外止曲名及韻耳其實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為之故多鄙俚蹈龍衣之語或又謂西廂亦五雜劇皆出時人予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為諸曲之冠此皆予所不辨獨怪今之為曲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遇宮下韻一也自高則誠琵琶首為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于北而疎于南豈不謬

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摘者
雜以方言自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為之厥後張伯起
之徒轉相祖述為紅拂等記則濫觴極矣曲白不欲多
惟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廂
二十一折則白少可見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
篇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
沙梅禹金土盒白終本無一散語其謬蓋甚湯義仍紫
釵四記中間地曲駸々乎沙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
鉄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

也何元朗評施君美曲閨出琵琶上而王元美目為好
竒之過矣曲閨大半已雜贗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元
美千秋士也予嘗于酒次論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
二曲不類永嘉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尚津々稱許
不置又思知所謂曲閨者哉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
黃從劉廷伯借得二百五十種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
本不同因為校訂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藏
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都必有賞者如元朗氏者若曰
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

元曲選後集序

今南曲盛行于世無不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而閩漢卿輩爭挾長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傳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諸賢托盃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所論詩變而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蓋下工益難何也詞本詩而亦取裁于詩大都妙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釋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于斷章取義雅

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字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入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閩目繁湊之難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九宮已少其半至于一曲中有哭增幾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此見才自非精審于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况以吳儂強效倉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摠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閩博之士皆

優為之行家者隨所粧演不無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于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行家之不易工哉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卮言言之論曲有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弦南曲字少而聲調繁其力在板夫北之被絃索猶南之合簫管推藏掩抑頗足動人而音亦媚々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

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絃亦謂南力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由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禰衡王通四北曲非不伉俪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養我仍庶幾近之而識之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胸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疎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既無統梁過雲之奇頌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畜之者也予欲選雜劇百種以盡

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為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俠遊錄小引 臧懋循

余少時見盧松菊老人云楊廉夫有仙遊夢遊俠遊冥遊錄四各種寔足為元人彈詞之祖每恨無門物色之後四十年而得仙遊夢遊二錄于里中蚕姬家校刻以行世矣又十年歲壬子以採茶過壽聖寺寺此創自吳赤烏而重修于元之至正巨麗甲吾邑今皆為茂林修竹獨毘陵閣犹巋然青葱舊間余登眺良久忽墜子墜閣下云承塵中多藏書盡為虫鼠啣盡如敗絮余念寺之

廢久矣而閣獨存是書何遽不如閣耶亟命檢之則所謂俠遊者在焉請其書校前二錄小異而豪爽激烈大過之摹寫當時劍仙諸狀若抵諸掌誠千古快事然其間脫落者十二三不敢泥闕文之說輒為詳其首尾繹其意義做而足之亦不至如東廣徵補七詩直用鑿空為耳昔魯恭王壞孔壁而南書諸經乃出說者謂天之未喪斯文故其藏也若避秦火而其出也應漢表章俠遊何物出亦有時然則古人視書視所湮滅而不傳者固已多矣太史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而副在京師傳之

通邑大都有見哉有見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十四

著述

重刻懷師錄題辭 顧憲成

予讀楊夷思先生所輯懷師錄為之出涕作而嘆曰異哉梁永豐落落布衣也其生也不能富人不能貧人不能貴人不能賤人樵兒牧稚可狎而睨焉比其死也人皆寃之為之徒者且相與捐身以赴之至冒鼎鑊蹈白

刃而不恤張江陵堂：相君也其生也能以人貧能以人富能以人賤能以人貴公卿百執事侈口誦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為之黨者且相與戡身以避之惟恐影響之不懸以蒙其累是何兩人之處世微顯判然而得失之效更自相反何也此以心服彼以力服也嗚呼昔一時也為江陵獻媚者殺永豐如殺雞豕蓋若斯之貌也布衣固無如宰相何也今一時也為永豐雪憤者疾江陵如疾豺狼蓋若斯之凜也相君亦無如布衣何也然則是錄也一足以示屈于勢者不得為屈究必

伸一足以示伸于勢者不得為伸究必屈一足以發明斯民之直道究如三代即欲百方磨滅之而不能也其于世教寧日小補而已哉夷思之欲重梓是錄而新之也有以夫有以夫

類鑑序 鄒元標

昔見一生初遊庠具金幣為贄學博裂其刺而大詈之予思曰古者執菜以見金幣非菜也何作市人態耶生拂然而出越月跪諸生于堂撲責有差未及生：長揖問學博日先生以文行教我願受教以他事責我某義

不受辱學博知生不可屈也遂作椰榆狀無何生登第
前之裂刺大詈者乃浮白仰天大呼曰生無論文事即
行亦卓絕乃爾吾固廉生有今日也他日幸無忘我衆
皆盡咲其所為謂者日何甚倨而今何甚恭也長老譚
羅文毅初鬻世業往郡學見學博即呀然曰彼何人可
為我師乎其兄手覆其口曰無妄言禍矣文毅復厲聲
曰人各有命彼其如命何郡博惜其才亦不復與較憐
其貧助之文毅復却之館穀梁氏者六年文毅時有
言曰志于道者不可辱身于學校以方今日何如也嘗

怪上之待士者太輕而士之自待者太高愛其子擇師
而教之至舉郡邑俊英而教無所擇稍知章句恥師于
人操尺幅而為人師輒欣然往安望造就譽髦勤宣令
德真材輩出彬々脩明天子使哉余友李仲岳氏負雋
才兩試南宮不第以之尊人故就祿晉江仲岳自維吾
業已為之尊人祿養計而不盡厥職無道論臣道不忠烏
所稱能子也躬自刻厲以學為教晉江士大德之荐剡
數上而以父艱歸矣服闋補真州教亦如晉江故事暇
則乃出昔所餽釘者用以自勗名曰翔鑑請余弁諸簡

端余披是書凡有關於教事者因不備具不獨避君才
即君志亦可窺矣梁王隆馬誼以憂死荆公為之歌曰
古人畫一職一官豈徒然君非有見于官之不可徒然
者為是書欣真有見于不可徒然則必自求所以可師
者為諸士鑑矣余嘉君之志首述所覩記者俾司教君
子一翻卷而惕然自思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青衿濟
濟豈無文毅草在何忍以不貨之身作千古譚資耶此
又類鑑之一鑑也

代庖錄序 鄒元標

詩云三日到厨下洗手作羹湯未識翁姑性先遣小姑
嘗有味乎言之也余讀同伯代庖錄其急善類扶正論
陳誼甚高顧翁姑所急者不在此而同伯不論嘗不嘗
概以己之所欲者雜進雖敵以下所不能堪其齟齬宜
也銓曹昔為華涂今為愬府棄斥草澤陸離岩壑者林
林相望庚寅忽奉旨逐元某後無年無日不以銓曹為
射的左足出長安門終身至老死病死望九閭若天涯
而莫甚于西江西江凡二十年間柄選者一謝金谿吳臨
川吳以逐去而李釗江羅新建俱以在家逐劉廣昌逐

而死士林惜之次則三吳三吳二十年間惟顧涇陽柄
選海內方引領而旋逐以去陸長洲王周二武進俱不
永年今同伯又去說者謂兩邦氣運使然余則謂亦不
善調羹之過也夫西江僻處岩谷叢岫間其人力織耜
無外嗜秉骨剛勁凡世間酸鹽苦澁腐敗之物不能一
沾唇者西江人有噬必嗑年老而齒力猶故世之人不
食嘔吐固宜三吳自少塾異味奇饌又諳五方之宜
登之尊俎人之厭所欲乃同伯亦嗜酸鹽苦澁腐敗之
物與西江人同奈何不自取困耶雖然困不困無論世

嘗以鞠藁鹽梅惟相道足以當之余竊謂不論出處顯
晦凡有身有家者當咀嚼其語人之吐棄我也吾党亦
與有責焉余老且病無能振于時以同伯才豈終能抑
之牖下同伯善自韜艾上一旦賜之環同伯必曰臣曩
過矣臣今善庖矣

三祀志序鄒元標

我朝令甲凡仕與隱有聞于官與家者並得祀賢宗示
之勸至法善也而最後孝子慈孫有力可憑輒以祖父
俎豆諸名賢間業以後裔爵復以後裔賢司教秉鐸者

無骨可勝又以俎豆貴人祖父為贊輒請輒報可不顧
所安即公議廩若斧鉞無問矣于是諸沉修元夫臨終
戒子孫裹足不入賢祠感念良深而始有以它詞為重
者顧祀而至于數議者悼之徃黃梅汪公刺吉時覩祀
必新建乃嘆曰吉州新建未張頰時諸以學問著聞與
濂洛分庭者有人今奈何言々良知乎于是鷺洲祀二
程夫子外以恩江西昌二羅先生配曰學有兩派吾姑
以兩羅先生為濂洛髓羊行之數年新安吳無奇先生
守吾吉覩鷺洲祀典沾々以理學名曰濯々鷺渚誰使

宋家數百年宇宙拂而拭之至今是我信國文公々不
以鷺渚為湯沐也者諸先生寧安享謂公不聞道乎聖
門四科未嘗以顏閔故廢言語政事文學且古有三不
朽語謂何夫學者學之為寔用維世矯俗使人寔授帡
幪非以耽空守寂騁虛見為高也又必有所證驗非泛
泛從大人遊分半席瞑目端拱於莊嚴曰吾聞道也言
州人競耳傳妄撥勳賢名寔諸臣吾甚痛之于是搜國
史邑乘官于斯生長于斯衆著者得若干人々各為傳
一稟獨裁不虛美不隱瑕如古史義例間有欲得者公

曰彼石可轉吾心不可奪有為乃公得者在吾何敢即都三事有遺議者公曰彼生有崇爵沒祀鄉賢足落彼事有公議在吾又何敢書成過文江謂邵子當弁一言簡端余讀而感公所以維世者良且切也余嘗有感于吾吉學術蔽人久矣計新建自嘉靖間始盛行西江吾吉州前此班、名臣碩儒何都也而嘉靖年來稍、息矣常求之不得其故由古我先輩沉深淳懋闇然躬修有言必篤有行必卓故鱗、稱盛最後言愈痛就愈下矣蹇、匪躬者曰不聞道屋漏無媿恥逐隊譚塵者曰

蔽性此其言豈不膾炙為學人士鵠然諸人自以之鞭後則可碌、腐流長短人不可不然夫子于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如其仁于微箕比干曰三仁三仁豈今之譚說者駕夫子上之乎是說之溺人也没人骨髓後生末學惟以初入耳根者為宗誰復敢抗首碧霄抉竅剖微與諸先輩一駁正也愚嘗謂良知如彼教家屠毒鼓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精于良知全体者可以生溺于良知偏見者可以死公之挽吾吉頽波橫議者力哉雖然祀瞽宗瞽宗重俸門闈安知雄俊勁特它日不以鷺洲為

瞽宗乎私也托之乎公顯貴也托之乎彰微党紛也托
之手輿論子大夫良苦不佞有說以告夫人之不磨者
精不朽者神齊明盛服洋：陟降下上左右者何物哉
誠不可掩也諸先生：前崎嶇冷落鬱：冥：故精神
不以生存不以死亡一坏淨土供奉諸先生神遊不為
侈而又以力可憑不顧先人所安闖諸先生席次諸先
生孤特者必望：而避是誠可掩夫子語欺余矣嗟乎
吾安能必斯席無不速之席又安能必從來者有必勝
之骨惟恃有千古真精神在昭映人耳目假者自假真者

自真執爵童子惡得而掩諸吳使君志不必孤使君往
世豈無心使君心守此懿章不墜者

學易齋易序 鄧元錫

學易齋者子萬子曰忠甫所名齋也曰忠甫所著易原
易說凡二篇言易精易蘊準易大傳上下篇曰易原蓋
準宗易通云夫易天體也天德大生体萬物而無体故
命之易人受之為心故心常生：其應感起于物常發
而常未發故命之中而天地之心存焉故首原中明即
心即天惟常發遂于感而未能自反故心動而炎上曰

與物構憧：為而失其所歸惟發常未發故火反藏之水潤而下天地之心復焉藏心于淵深之至也其深漸出微之至也其行冲夷平之至也其所安：止之盡也則圖書寔先之故次原圖：書一六皆下坎位也火下旋而伏則不燥而金從金流不耗而弥精介乎其貞復之手坎中為天根冬日至而專凝于黃鍾之宮藏焉藏以發而木道乃行渾乎天德而仁歸故為之源易象乾龍乾初象潛龍陽潛藏而下于下也則淵乎心象而天人致一也已綆有盡何可以汲深毛有倫胡可以語微

波尚之風不能以自平木鼓之風不能以自止殆矣心危以動而坎為重險矣人道之患始此矣曰忠甫憂之闡未發以指中杓易圖以發中而約之退反：而藏之乎密微深乎微矣而揖之于平夷冲質忠信篤敬自下將之學之的也不動于意不起于智于黃中乎正位奠體而思不出乎是也則發未發之中一體無體之易坤從乾而道德之樞歸焉吁噓此入聖之机也舉是机洩之于聖人不能也故四科六學各資以達材成德以施于人官隱此机秘之乎聖人不忍也故圖書三易天府

寶之三公守焉以論道而格心學易希學入于机出于机欲人即之天達天之天不二其体不離于宗無秘于此机而已矣古老曰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是篇也者其司契矣乎曰忠甫少高邁于人鮮悒下已學于羅文恭公中夜于石蓮渙然悟先天之旨就~~效~~茶質為文恭深賞服之自是收揖保聚日嚴沉心抑氣夙習銷汰~~盡~~以退藏日深卒以其三十年專致所自得者為之言別而圖深而通玄而質指約而致博讀之深心守契盡如溢言表也乃或以言證求之以言詮圖象間焉易曰書

不盡言：不盡意古有以微言達意者有稽古言發意者有一言而函意多者有多言而寓意一者又乃有意在言外無可尋迹者言何必同易立象盡意圖何不具各指所之而為言何不可也蓋易通：其意而不注于辭錫也固從曰忠甫遊以遇合稍潤晚入蕭曲造~~勝~~武夷堂聆其言時而渙然時而冷然又時而淵然曠然已中自失而窅然也彼其感人者詎以言哉讀是編者其毋以言求之也夫其無以言象間之也夫

三禮編繹序 鄧元錫

三禮本古曲禮儀禮周禮而名古經必有記：今所未備若異由者今世所傳周禮儀禮：記稱三禮則相沿誤也蓋曲禮本經余聞之李_{南豐}李_{經論}云_李經先曲禮曲禮之本也禮天體也天體物不遺故物必有則自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嘿進退取舍生死之有其介與凡親疎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體各品節之以立教蓋蹟不厭動不亂而幾微不察委旋時中也命之曰曲禮察其目曰三千非質三千言微乎微耳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察而高明廣大都焉

時著時察之謂知隆此由此之謂行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經人義之大端也為之冠以重成人為之婚以合二姓為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為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為之郊社饗餽以備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體又為朝會聘覲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此時豫物將事也有體是儀法之大者命之曰儀禮譬天儀象乎則平十八舍以經天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經官建冢宰之官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

明文海
卷之三
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
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蓋周禮制而儀曲
有官儀禮制而人儀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
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興王治之大順也仁者人也禮
者體也隆禮者尊仁由禮者體仁禮無體則復于禮而
仁全蓋仁全而天全矣周衰禮廢迨春秋晉韓起適魯
猶及見舊典禮經嘆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以王蓋其感也孔子欲觀周道適周學禮焉嘆之曰大
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々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嘆道盡于禮也又贊之曰郁々乎文
已夢寐志之世莫能導明于是乎作春秋以維周禮蓋
重禮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自孟氏未
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篤好古始博購得周
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脩冬官之記高
堂生寔始傳儀禮經勵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勵上
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惟
大夫而上無冠禮他諸：侯大夫昏喪既夕虞皆亡惟
饋食有少牢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

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大問曰聘之使大夫則問于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頒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豈孔子存周禮于魯而王朝禮業不得展于邦國諸侯憚行礼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與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守官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何異乎九容不修九思不慎六官不建五禮不秩而三綱九法從淪斁也余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敦本

寔致微眇約身理家可服存者為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若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為下篇經紀缺錄表記坊記緇衣語精寔于經通者附焉其儀禮本古經為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為傳、錯見他記中者摭取之為外記凡經十七篇傳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故五篇近儒取五官聯近冬官者迴互更定以為冬官未嘗亡也然何從質是之也經所從終遠也故周禮經仍五篇二記中與二官相發明者與工記附焉其科條見禮記編繹序中匪敢銓訂庸便誦讀焉

禮記編繹小序鄧元錫

禮記蓋古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或錄禮舊或記變記或兼記體履之務翼經者也豈七十子之後若高堂生孟卿后蒼之倫所記與漢初湮滅有間已漸出至元成間而脩傳者至二百餘篇信都傳德刑為八十五篇曰大戴禮九江守聖刪四十九篇曰小戴禮彌約近要而于經不倫今取諸記儀曲禮者各附本經後如編矣漢興文皇帝感上世列爵分土建官任職之道畧不概見也命博士諸生頌論次所聞為書曰王制、雜出夏殷

與周禮不盡合而義相出入以近經又自有記故首王制歷周禮六官後它二說中記古治天下國家之度制器數出錯者為王制下附焉孔子語為邦曰行夏之時說者曰夏小正之屬不必然也然而近之矣呂覽十二月各有令時有秦令焉而古制以存蓋秦令建亥而月令主夏時得孔子之意以其時秦未創制天下自恣睢也不韋獨令諸儒生獵取前聞成書亦犹古制哉故次夏小正月令學記王世子記國家建學作人之法略其與周官司徒學正相表裏記武王踐阼若經解古學造

在焉又次之樂經亡久矣河間獻王所上古雅樂又廢
獨劉子政所得二十三篇中十有一篇具存今樂記是
也記通論禮樂之事又禮先樂後又次之百工之事至
微末而道存考工記非冬官而固冬官屬也則或冬官
記也事理爛然精矣附焉它諸聖門與君大夫若門弟
子縱言及于禮若統論三禮之事者類深奧有微言間
乃純繆記之者失之也然亦眇矣故首哀公問仲尼燕
居間居次之觀上之嘆本陰陽造化帝王因革之變鼎
鼎輪々矣曰禮運禮器即物有宜稱言之也運行而無

迹器成而有方運其會之通乎器其典常也故禮運禮
器次之大戴盛德篇他工記中語三禮錯出者類附焉
夫禮得之者昌失之者亡于觀戒至遠也而莫亟于春
秋檀弓諸記得禮之事失禮之禍與春秋互發又次之
夫禮無不體也洋洋大哉乎聖門通論道德仁孝政學
之語何非禮也出二戴者博矣孝經也孔會之宗傳
在焉記之冠冕原本也故首孝經大戴記主言入官小
戴儒行次之表記緇衣中粹者入曲禮記餘與五儀小
辨用兵疵類雜矣然古書今及見者甚眇何忍棄也與

本命附焉家語故自為編以其記孔門答問及弟子行事與禮記相出入又附焉子曾子傳大學古文最粹宋儒表章之而道尊其出檀弓曾子問者頗往、雜矣其粹者乃在大戴篇慤而深微而粹存之闕、持之勿、進之慤、靡有息也又一言一藥即龐義贅辭要無傷其大都故受之曾子終焉嗚呼詩書禮經而下莫近于戴禮類為編而三禮書大具失倫者咸各歸其官俟世君子得考觀正焉

函史上編序

鄧元錫

予歷世史志載考觀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迺合之變王路隆汙道術善敗之故悱然嘆之也曰有以也夫易首乾象天春秋尊王于天表一大于元非以天統元氣甄陶陰陽難謀而謀靡常而常大一統為其貞耶非以合不能無離、必且合即迺不合惟助上帝者必常德篤枕萃其渙合于一耶洪荒首君躬上神聖智易貢之德以兆于政化邈乎尚矣三代之英以亶聰明之資都作君師之任兢、于欽明抑畏之本亦曷常不官三才府萬物播九德于六官舉以其世而奠之乃其時宗

臣王佐四友十亂之倫恭享和一又何其景附響臻也迨其季葉道隱于耕鉤辱在囚奴迂矣既厥終竟集命佐余宣訓衍疇以顯也豈非元氣未漓誠精聚合為會之元也歟哉周衰王迹熄而道術四裂終莫能宣明仲尼觀天于獲麟觀人于轍環莫遇也于是乎上觀唐虞下采夏殷西觀周室修祖述憲章之業而持載覆幘生長收藏之用一軌于天行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以得與于斯文也而有周以來帝王歷數代天子民之統緒莫之能屬則天下

之生久矣代而弥散盖其離也三代而降受帝天之命能混一六合以啟統衍世者曰漢曰唐曰宋雖道沿世降而治以代紀均之作生民命而上下幽明屬焉漢得天統洪寬簡忠恕之政太宗恭敬溫文有君人之大德措黎庶于篤醇而惟年久長惧于不終迨弥留弗替聖統存焉而終已鮮輔董江都明天人古今之統刘更生稱其庶幾伊吕而生適後時曾不得一當主也唐宗起南北六季之後基命昌明成太平之烈垂意于仁義教化海宇晏然考厥佐命則河汾房杜魏三賢寔佐佑之

而用不究于禮樂文中子前見之嘆焉彼其以孝弟為社稷以不言為宗廟以五常為四國以無不通為富貴以無不極為死生者三才九疇卒屬之布衣焉可也宋興神器得于掩取禹迹限于職方雖其本已淺積百年而仁祖恭儉始几小康神宗銳意堯舜三代之理于仁明武庶兼有其資矣而濂洛諸大儒者作以誠為本以敬為門以太極五畫神明之容以誠神幾妙性情之德以大學為戶庭以中庸為閭粵以孔孟不傳之學為得之遺經也其言曰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懿

哉道乎而純公于裕陵又相見相遇合而竟以中阻也夫非皆五百歲至精之期會乎而適不相值蓋元氣之散久離久而後合雖其合而不免于離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明興天純佑命光古夏而軼漢配天高帝皇膺天眷命奮迹淮右統一區宇成祖表章宋哲由濂洛以上達洙泗納天下人士于理性命之塗熙宣天順之世風俗篤醇言信行質純師純法之儒烝出焉肅皇帝嘉意皇帝王師之統煥焉淵衷章施于敬一克復之訓而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以獨知為良以良知為聖

即博即約即知即行直上附于鄒孟蓋仲尼沒至是且
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五星集于清廟
文教光焉焉乃列代英君詎辟格輔碩鍾間氣之英貞
性秉道以戴主奠民者雖合離久暫未之能一抑又何
臚炳而彪列也此記謨訓述之所以志也於乎書有之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之言尊也宗也師之言
資也亦宗也故道通元命德配天地則命之帝矣建中
表正統一三才則命之王矣變調元化審勿奧樞則
命之相矣明天地之統苞君相之業闡理性命之奧作生

民耳目為後世法程則命之師矣故帝以道配天相以
道佐王師以道達天儒以道得民其分不同其極一也
易乾五上治曰飛于天乾二時舍曰見于西均象之
龍語並德也屯初宜君曰貴下賤蒙二宜師曰子克家
而均繫亨貞語同道也故帝之有紀明道之有統也翼
以謨而明穆文贊師之有訓明道之有統也翼以述而
庚衍不墜聖賢在上則推而行之在下則述而藏之微
是天莫屬其心民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為天下裂
矣或問之曰惟然則紀謨訓述而足矣它傳志何為者

也曰贊王統也天一而風雨露雷山川河嶽各宣其用以有職司于天王一而六官九列百司庶府各殫其工以有職司于王語曰三十輻共一轂其樞乎而微輻則不運在昔名碩靖共尔位一志畢能秉信履義輻輳于其世豈苟而已哉入則効忠出則宣力居則嶽立動則霆擊主媿則順而將之闕則拂而棄之治則張而相之亂不避難不舍勞蹇于身殉之也此王國之幹也傳良臣忠臣若爭臣論諫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庸勲親親分九土五城域以為天下公而王政有根世以至平王

迹熄而一匡九合之勲迄數世終賴秦而下罷侯置守郡國師帥之選備六官之務靜生民之業撫荐慰安民命係焉是明主所與共天下也乃遵法糾俗愉快于功效孔子所為免而無恥者哉抑時有用焉帝者得之以立事而勝奸傳周列國漢而下傳循吏能吏皇造始基蓋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沉几密畫鷹揚燹伐禍亂戡焉以耆定厥功及代承平內靖外攘合散坊瀆翳桓、糾、之夫是賴故將者國之輔生民之衛也故紀附將謨傳列名將述焉夫忠節世道之所倚也臣死忠

子死孝然後人紀立而國統尊故孔門之教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達節下毀節自志士以至仁人未有不約之以節者也誰能違之激為氣節下乃捐戾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節也傳忠節其傳經學何也曰先師之志也昔先師章志貞教陳天道人事之紀世為儀表莫大于六經矣豈無辟儒失道之本真執方局見教訓蔓辭以迷離其質乃賢者重傳承守家法上闕獻納則明聖之闕議揚于王庭下廣教授則六籍之微言徧于閭宇誦而思行知

而乃言進不枉道必以其義退不失義必守其道久相待遠相致久物而不改其操患難而終相為死也豈榮哉故兩漢經師之承傳最重而風俗最淳其于經譬則臺史乎豈必盡天而厯日月星者終莫之能廢也且聖遠而言湮庸知夫後有作者不窮經而遵道乎故傳經學也傳文學何也曰昔天下之治方術者嘗衆矣陰陽名法德各得道之一察以自好而不該不偏靡敝而莫知其極也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經加意乎仁義深而通苑而不藜膏沃而光燁各具有其質文用能上拓典謨

下披雅誥晰六藝之歸涉百家之奧明天下治亂之統
紀歛故能言其意而必行于遠也以會歸于聖人論其
世而出處語默進退之際可以弗畔也亦豈非命世之
英卓然有係于世路之興替道術之正反者乎且文顯
而道隱庸知夫來者不因文而見道也故傳文學也昔
先師之設科也先德行思善人有恒其品士則行已有
恥使不辱命于孝弟信果庸並而列諸世師資道缺有
間矣而淑人君子氣鍾其粹性命于德第躬者淳至而
淵乎似道也是百世之儀矩也何可間也次者本仁淳

孝率義由禮行不越乎矩立不易其方辭受取與之際
介乎不回疾焉亦先民之有作也何可簡也使漸涵于
聖門不有進于首科品之上士者乎下此則獨行硃
然賢于毀枉者多矣傳淳行義行獨行易有之曰鴻漸
于逵其羽可用為儀詩有之曰皎：白駒夫皎：者儀
之表也時命大謬遜逃于荒深根寧極與時偕藏利害
不滑歛德閔光貞不可亂是微之顯也風之表也即炳
幾遠害蚤見豫待視溺焉不止者遠矣風貪頑者莫大
是傳隱逸造化物曲之情至微眇難識而占候卜筮方

業之技稽天念人頹往：前知命中如影響蓋其微也。雖其小道而贊天生民之事均出于^六官故通其道則聖局其方則感志方技天生五材帝用六府民並用之而為天下公蓋其理也故貨惡其專之身亦思其棄于地力惡其盡之人亦思其效諸已用天分地而正德以幅之則民生厚為志貨賄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主德茂也蓋亦有妃匹之助焉乃其燕女溺志淫黷淪斁則覆亡隨之雖憑賴先德身致鴻業莫能違也必且受其禍敗若反中其子孫下至匹庶家道

成子女貞民俗風乎閭範以為是人道終始家盛衰由焉故首閔睢善柏舟雅美周姜任如春秋卒宋共姬錄紀季姜其重也夫述內紀列女傳書稱咸若爰及昆虫禮通八蜡不廢猫虎易象萬蹟爰及鱣魚明物曲有性也明乎物曲之性者不敢用非道暴殄之矣志物性終焉摠之三代而上可考見于詩書禮易者為世表素王有年表漢而下各以記謨訓述傳次志世代科條其文為世若年表標興亡之統紀先為而天下古今之故續脩文取材于史義稟質于經去其猥重存其典正其中

治也詳其危亂也確其褒善也周其懲惡也隱詳以周
故盡其辭備論其行事以著法隱而確故嚴其斷扶其
其志不盡其辭俾懲省深痛識卓反力無使狎机事萌
逸志而滋亂焉蓋黜其不經者取其近經者道其可道
者不道其不可道者為史學要刪乃其詳則正史存焉
於乎法象衡陳于上晦明否泰通塞萬變而不失其常
者天也九域分布于下神明糞土隆污回易而不失其
方者地也五性參兩于中治亂廢興進退存亡紛綸糾
錯而不失其正者人也故消息者時當否者位卷舒者

道貞一者志得全者全天心天而道不得全：人畏義
而節帝者之所紀相者之所謨聖者之所作明者之所
述志士之所裁仁人之所安達賢之所通節士之所完
下至幽人貞士庶婦貞女介乎不欺其志也焉往而不
可見天地之性哉燭幾者昌處致極亡敬明惟理逸豫
以荒故明君窒未萌之欲而聖人謹未然之防有以也
夫用歸于母逆天道母絕地理母亂人紀俾各得其極
而已矣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語處世之有恒度也
詩曰吾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語吉人

之有恒心也詩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感往者之不可及後來者于無窮期也述函史上編需明哲訓定焉

函史下編序 鄧元錫

易六經文體天地之撰範九疇盡經世之務古聖后先民諸應天撫世弘道覺民之業亶彰具上中編矣乃其天經地義民彝物曲有倫脊可循沿不于時变革者則有之天官之分九野也方域之奠九州也人官之列九品也是三極之道歷萬世而同條貫者也故首天官次

方域次人官天官奠大于時令歷數以紀之灾祥以驗之而天人之際大倫故次時令次歷數次灾祥方域莫大于土田土田生德之本也有土田而後有貢賦漕河通焉故次土田次貢賦又次漕河人官莫大于封建封建政之根也封建廢而任官任官有統而後九德服在位也乃學校其本已故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有學校而後有經籍經籍者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禮理天地之序也樂宣天地之和而後人道成焉故次經籍次禮儀次樂律嗟乎利誠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

也長國家而務財賄乃其來久矣于是乎小刑明刑大刑制兵故次貨賄次刑法兵制殿焉春秋謹嚴莫謹于正偽之辨矣故次邊防次篡逆異教為常教裂也自道術之散始也常防乎其防故受之以異教終焉易二象以畫意疇五行以成務書不畫言史何敢當焉然三而九又九而大倫而天下之故亦備具矣

灝穹懸象徵表為國故紫宮二十八舍三百二十中外官于王朝邦國官府下逮民人畜產頌仰較若一也而二曜五緯八風雲氣時從權焉故王事嘉藏僭忒逆從

之際于天象若景響斯已嚴矣明主司天人之契謹察

眊為兢：釐天官書第一

天以河山條紀峻壘越之界禪海環之而諸夏方域奠焉皇：禹功殫之于封濬分畫蓋其理也故羣生康毓功濟于來今迨世多變縱分衡裂首體不屬而生民糜爛耗矣帝者統寰宇為一慎封守為兢：條方域志第二元后法天御極三公論道弼化原而無職司六卿分職庶寀承序百辟宣德輻運而天地官斯人紀所立哉自教之衰釋道而議政主德罔弼而守牧之政紀闕如也

又近代已教人官曠焉述人官考第三

天以一氣播三統五行于四時消長發斂示聖者之度
故時令于王事為最重孔子語為邦曰行夏之時贊易
曰後天而奉天時故上德一天中奉天畏天下智不能
遠紀：以民正下者恃天以亡後儒扭兵志賞罰之權
隳經常之令辟矣夫晝宵亦何可違也述時令記第四

天道至恢：矣由欽若歷象而來世紹遵明即星官歷
師能按部推驗不爽于軌度則天行有常聖者創法而
人之聰明能紹大也然昆崙玄眇豈巧歷能盡獨時有

推明故堯命羲和以欽天迨舜受終即察璣衡以齊天

詎顛守法哉摠之以隨天推候為本述歷教志第五

天合日月星辰海山嶽瀆人群鳥獸以成天譬則人手

合頭顱肢體五臟十二腑毛髮骨理而成人故五事僭

理而六氣類應猶覘氣于腑臟之變而脉絡所注隨病

也傲忽者殃被拘而鑿者惑矣乃即占候爽而詆應非

類何至言之不察哉故知類應者為知微述灾祥考第六

天以丘陵川澤阜百物而土中稼穡作生人之依諸疆

理裁成導利均布繫王人是賴故君之言宗也生德之

大宗也田不耕不均居不理不輯即有生鮮遂矣帝者
體天弘覆立元之本其惟井野乎然非久長人之官
不任次土田第七

王后身三統六事九正之重修和理序而天時地宜人
官物曲之利興焉其則壤定賦任土作貢因民任力即
百代不與易也然損上益下而益損下益上而損剥安
附地失忌居德斯理乱所萌哉司計者覽詳于貢賦登
耗舒促之變宜可為懼然懼矣述賦後書第八

河之為中國患舊矣濫溢懷襄帝用震傲得禹而九州
寧乃後卒橫放莫抵也夫黃河于川江導諸夏同功而
河為中國陽性勁又西北水泉少而河身慙隘雨水時
行半天下之洪潦都為其潰決固當乃江于天下為右
陰水泉所徙出者多夢澤巨而三江五湖之漭瀆灑焉
其險而不為敗亦其性哉今河益南徙獨全淮受其委
而鑿齊魯之郊以運漕議者顧以為天教神力不可治
謬其本矣作漕河志第九

王者法星土方域之文紀畫國分野庸勳建親而天下
康君宗幹輔府事依焉則自然之符也附枝大而心披

柯葉凋而本瘁亦由防過矣今大藩坐擁無功之奉而材不效諸用枝葉稍疎則司國計腋天下膏血以贍之而日昃患不給也蓋交病甚矣作封建志第十

自唐虞登庸若未之訪翕受敷施惟九德爰陟至申命特命交讓之風穆然而黜陟幽明之典不替也故辨官才惟德推官能惟讓考官治惟庸乃後世以微言程士以資格限官以案牘毀譽課績也悲夫夫設官而不知所任亦無為設官矣述慎官考第十

昔王之設學也綏帝降之猷定民命之衷令無危于天

地之性故學者學也所以興德勸行陳藝而漸之道也校者教也主化俗而導民今教不列而學溺士于浮文悲夫夫設學而不知所以為教則無為貴學矣述學校

志第十

六經之為天下治也尚矣易象作而三極之道畢具唐虞之化典謨紀之夏殷周之盛德流風詩書續脩焉故易以宗命書以制典禮以教中詩樂以導和春秋以定變觀全經而知大道之恢諸子百家史傳作而華煩寔寡矣乃其初亦詎非出于六官之流裔也哉剔源疏

流俾向道者有所統述經籍記

第三十

自聖王本天經地義民行以制禮：理而安：則樂：則天而樂從生焉故禮體也體神人百物萬事之極而節文宜適之者也樂者樂也樂由乎道也禮由中制樂以和行中和者性命之精鬼神之會天地民物之統也故聖王尚之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仲尼之所志歷千載而不放于用悲夫沿源譜流俾言禮樂者有所統述禮儀

第十

四

昔王本天地太和而作樂以斟酌調適令反之乎性故

樂也者樂也樂得其理也理大理而後和理也者節也故樂以節樂後之人以侈為樂咎生于不知樂之情也而遂欲不反必不合矣夫樂本于黃鍾之宮聲以宣之律以節之呂以助之而候氣諧聲其準也和平以為極

述樂律考

第五十

天立君以生民非後民以生諸古今富民富國之變表見土田貢賦中者蓋略具矣國家承七百之末而兼受其猥一切之政咸用乃鹽鉄茶馬之賦遂為課稅經此亦何得簡哉通變節適稱時追俗而無虞于其本固為

理之大權也語曰語則饒基削而仆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述財賄考

第十

昔者哲王隆德敦化政有紀而後糾之刑故刑者成也
法天之震曜慘慄亶主于成物又一成而不可變故君
子慎焉乃棄德禮不務釋政而任律又釋律而任例悲
夫司刑者念天元命考喪于典禮制民于刑之中其必
毋官反貨來毋苟一時之權而破名析律述刑法志第十
七

天以陽生萬物肅之以陰地產五材金用不廢故兵者

聖人所以昭德保治禁暴亂為生民衛也好之者殃故
兵制周則國全隙則輔缺與農合則交利分則交病乃
重內其本執秦而下興壞治亂之數端恒起于兵故制
兵制國者之所甚謹也述兵考制第十

天以兩戒定中外之限崇山峻谿王公因用設險以無
虞中國蓋安不忘危備以無患也乃本務篤在于內修
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述邊防書第十

乾坤以兼覆並載為大德而中華偽中外之限一何其有
截耶大哉聖人之馭邊也舍逆取順治以不治有驅逐

而無窮蒐後世守文之士致金縢子女以為奉誦矣將
帥席主揚威中國怒毒天下而不恤烏謂天德哉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非之也故曰億述四夷考第
十

隆古元哲通天地神明之德而別宜分類幽明死生鬼
神之故爛然乃禮尊樂和因物之精而網納之極也夫是
以疵癘不興而誕悖不作迨德衰而二氏者探神理性
命以自詡末流益譎妄為神姦故攻之者難則所據者
深奧也然世教滋病作異教考志焉

桂林圖志序 王宗沐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疇載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連
滇蜀際海滢而面屬交趾蓋一門戶也嘉靖庚戌予受
命同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固謂盜
劇民病若喉有癭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
而抵廣西居三歲餘徧按歷諸部時承乏兼署撫蠻事
始覺睹其端末大都必如昔所聞是肩終不可得息日
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術當圖其始今山間
諸蠻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也其所操持兵

械非素淬礪犀銛也其人皆衣食草木鳥言苗習即狡
非有智謀斷畧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于合爾然其險
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卒未能震驚而服之
非唯不服而其聲勢更日熾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素
定而慮之有遺策與故嘗思之夫民翳有司是賴自有
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徠之術寡賦于官者率不得其
準而豪長隸書又從而蛆蠹其間以相倚仗一分之征
常九其供力不能其則勢至于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
顧係而輕去其里居與盜為羣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

則其遺賦責償于苗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
者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貢戶有籍非不可
覈也然有司不及按播撼窒縮不敢舉手彼其不純于
苗者生長于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頭搶地其勢宜
不敢控而惟為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而挾憤其入于
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此其告亟勢不得坐視
然戈甲所指若焚燎焉皆虜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
弱而豪啗之盜強而豪私之比誅不當罪殺有枉濫彼
其竄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于官大竄大聚

小竄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于招、出于力之竭則不以為恩其旁觀者固得執其詞以嗾其党矣夫蚩雖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為編氓今蚩則已矣又驅民而使為盜其山川虛寔皆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為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多敗也起于有司有司之失也起于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為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成堡屯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

至總兵張侯方鎮桂林時予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予逆也侯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五年故所為桂林畲志皆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睫侯嘗以智勇為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桑梓為是書使按籍酌時鑿、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盜賊不浚民而于時犹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而惡有戕死也雖賞之為盜其將能耶夫其技械智畧本不足與敵馭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為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

然則無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言得受廣右里戶婦子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厯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扼其險要潛襲攻圍若禽獮而草薶之則余所謂痛焉而于策為後也夏時者其倘有擇乎

重刊伊洛淵源序 張元忬

伊洛淵源前後二編蓋考亭朱子與黃巖謝氏之所輯有宋諸大儒先生及其門人之嘉言善行畧備矣今太宰海豐楊公朝省而暮讀之既已獨會于心又將重梓

之以公諸四方之學者而屬序于忬小子夫何知蓋嘗竊聞長者之餘教矣夫道犹水也水必有源：未嘗不一而其流之所之支分派別至不可究詰要之晝夜不舍而至于海則一而已矣何者源深而流長也儒者之于道有不原于心者非學也而稟有高下見有大小入有頓漸則亦安可強而同哉要之不二其心而皆足以至于道亦一而已矣是編所載無論其門人即以諸大儒先生言之濂溪開其源者也二程得之于濂溪既已衍而大之而伊川終不同于明道伊川之論橫渠謂其

得之考索非明睿所照其于康節則以為聖門之別派
豫章延平並得之于龜山為程氏之適傳久矣而考亭
集諸儒之大成頌于師門主靜求中之旨自以為有所
未契是諸先生所不同有如此者然此特其所稟所見
所入之小有差別為耳乃其精神心術之微本之以誠
而守之以敬慥々兢々務去人欲而還天理則諸先生
者其心同其道同寧有毫髮之異乎是以表裏洞然可
以動天地質鬼神前乎千百世而無疑後乎千百世而
不墜所謂源深而流長者非欣若夫俗學與異端者流

非不可矯飾眩惑于一時而要其心既有愧于周孔則
何怪乎其術易窮而其傳易泯此亦潢汙行潦之水乍
盈而易涸者也然則學諸先生之學者可徒循其流而
不溯其源哉抑忤又聞之大臣以道事君而冢宰埒于
三公與有論道經邦之責夫道未有不須學以至者今
太宰公攷問學潛心伊洛之奧且將率天下而誦法
之是宜上贊一人下進退百官一出于道而無遺議也
豈非斯世之幸斯道之幸欣忤何敢為佞焉

朱子摘編序 張元忬

考亭朱子之學蓋得之延平豫章以溯龜山而上接周程之緒其統系之相承若此其正也乃世之號為朱學者往、得其膚而未窺其髓是以馳騫于考索而不知吾心有不慮之知拘泥于格式而不知吾心有天然之則斯豈善學考亭者哉陽明先生首揭致良知之旨以抹其弊而當時驟聞之者輒以其畔于考亭而攻之夫惟陽明亦有不自安者乃取考亭之書而檢求之咀其華鈎其玄輯為晚年定論自定論出而後考亭之學其精髓始透露于此其拳、于培本原收放心居然延平

之家法也而後考亭之學始為質之濂洛而無疑是陽明不唯不畔于考亭抑亦有功于考亭者也忤少也讀大學格致章補則掩卷而思曰何哉無乃倒言之也乎無亦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庶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乎果若所言何以為知本也稍長得大學古本讀之而後知聖人之學固如是乎易簡而無難也已又得定論讀之而後知考亭之學其究竟固若此而傳註所云乃其論之未定者也已又每誦性理所載考亭詩則躍然曰此非定論之餘響乎如曰識東風而聞但

半雷春水生而蒙衝自在風浪息而山樹依然此非以神遇不以言解者乎頃仰舍多暇復取集中諸詩偕一二友朋徧閱之得其調之同者凡若干首類而錄之曰悟後詩蓋定論雖曰晚年犹有未必晚年之疑而是詩見于平時則皆到岸棄舟之句合書與詩觀之而考亭之學益見其博大圓融洞朗無礙前陸後王氣求聲應無復異同之紛：矣于是合二編而刻之曰朱子摘編而序其始末如此嗚呼道一而已矣學不會于一非學也是編也豈獨三先生之學可會于一呼千古聖學之

正傳吾知其無三徑矣雖謂之儒宗叅同契可也

重刻諸儒語後序 高攀龍

唐荆川先生輯諸儒語要十卷其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四卷則辨析同異而考亭之語為多吾友黃雲翼讀之而奮然起曰道在茲乎重刻于浙中而徵言于不佞夫不佞焉知道竊以善觀聖人之道者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聖人之所言者觀其所不言觀聖人而後乃知諸先生也夫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遠矣故不難于自盡其心而難于盡衆人之心不難于

開一世人之心而难于稽萬世人心聖人知不學之害小而學術之害尤大不學之害、其身而學術之害害萬世故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盡欽欽然守先王之法文則先王之文禮則先王之禮聖人特示之傳特示之約使萬世之賢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思不肖者有所循而得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適長安者聖人第示以至之之聖示以至之之具爾途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則長安自見不以言而見也後之教

者不然每侈言長安而學者亦婉若身親其地然而心遊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侈言長安者夫豈非身至之者乎以其言塗與具非長安也乃不知徒言長安者之非真長安也夫然後知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之遠故于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義也由孔子而來惟周程張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諸先生各有獨至而學聖人者必以五先生為其辨塗之正具用之備也吾觀聖人之教而知諸先生觀諸先生之教而益知聖人甚哉教之關萬世生人命脉也是以聖人視如河堤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三
三六
蟻穴知其必決而慎之

聞幽錄序 高攀龍

我神祖御極四十八年而遣謫諸臣自萬曆五年始于時江陵相不喪父喪諸臣以綱常大義諍杖者戍者編民者累々矣是後以國本以鑛稅以去奸者發奸者以救言者荐言者推用言者相繼譴幾三百人迨遺詔錄用無祿即世者且半即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濫尼不能十而二三何況沒者忠魂炯々浩氣揚々吾不知鬱而為苦雨淒風抑激而為冬雷夏雪兩間醇和剝之萬端

此固其一矣幸聖天子穆々無奏不下賢宰相休々無無善不庸南臯先生為聞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勲司案以廷杖獄死者為一等贈官予廕餘為一等止贈官先以七十五人請將益搜其未盡者旋得俞旨布海內使知為人臣抒忠誠于國屈于一時伸于萬世彌久而光諸為奸利者赫奕旦夕耳嗚呼此聞幽所以為人心慮至深遠以為無須汲々者其度量相越何如哉夫鄒先生固最先譴召用而復錮幾四十年者吳趙沈艾諸君子相繼沒而先生歸然為魯靈光天子用為御史大夫

諸君子卒以先生闡天豈無意乎天之未定疾風迅霆
 日月晦冥天之既定水綠山青蝸蠕以寧昔屈子賦遠
 遊欲長年以觀既定之天而忠臣義士頗領沒世者常
 以年歲之不延悲夫然犹被三朝寵錫際一時明良而
 及茲典未為不幸也元相前則南昌劉公名一燦今則
 福清葉公名尚高太宰則涇陽張公名問達少宰則定
 遠盛公名以弘會嵇王公名舜鼎勳司則奉化戴公名
 澳後之覽者考鏡焉

無錫縣學筆記序 高攀龍

何以使天下治曰人才何以育才曰庠序之教何以使
 庠序之教天下奉之若著蔡循之焉嚮于道也曰在是
 非著而勸懲者深古者令民五家為比其教始于比長
 閭胥聚眾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而掌其比釁撻罰之事
 盖已昭然導之向矣至于州長以歲時攷其德行道藝
 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行成而後卿大夫以登于王
 盖勸戒森嚴故民聽不惑其必為善也如水之寒而火
 之熱必不為惡也如騶虞之不殺窈脂之不殺豈獨其
 性然哉所由來者豫矣夫有善惡而後有是非有是非

而後有賞罰有賞罰而後有勸懲上之人躬明德以示之又嚴勸懲以一之若之何士不務于道而天下不治且久也今也不然士幼而誦聖賢之言十倍于古乃其父兄所責成師友之勸勉止于一第而已入官之後俯仰以隨俗積金拓產以裕其子孫而已詩書期會之餘計俸待遷歎老嗟卑而已上之則詩文酒奕以自娛仙玄釋空以休老而已天下滔滔不復知禮義為何物也鄉飲酒以尚齒而崇德也祠鄉賢以褒往而勸來也或非其人而人不以為榮士之以行黜也鄉大夫以墨

敗也恬焉安之而人不以為辱閭巷之間是其同已不必出于善非其殊已不必出于惡怨于責小人而苛于求君子庶民瞶惑而人不以為信至號為儒者禮義之心不能勝其嗜慾恐天下叢而議其後則皆習為無善無惡之說以自便以含糊為長厚以退避為明哲言行不足訓于天下于是道德滅裂而人不以為貴幾何不胥而亂也然則如之何曰救今之弊則復古之法而止也德行廢而任詞章既失其本矣昔之詞章犹不敢叛經而亂傳也今則傳註廢而士之說經以意矣說經以

意無不可行意也意以亂指以從耶浸淫潰決將六籍之正皆為姦言之文是非益謬背而不知所底矣復之如何有高皇帝之卧牌兩朝之教諭無學必以孔孟程朱為宗士必以孝弟忠廉為貴如此之謂是不如此之謂非德行由是詞章由是比問之道論議達于朝廷之學錯由是賞罰明而勸懲著耳目一而志慮專學如是而不止也嗚呼所以行之者難言矣吾邑思永談公為學宮筆記既成以示予卒業而嘆曰教典具矣科目具矣哲範具矣富貴如蟬蛸淑慝如蒼素毀譽行于一時是非昭于萬世其亦可掄也夫茲記行也上之人考而思焉以復古之制下之人考而思焉以復古之學往者之不湮來者之有述公之錫類也遠矣于是不辭而為之序且以志其平居之慨

毘陵人品記序高攀龍

士無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色也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也故無鉅細皆足以成品以其本色也而難如火之不熄水之不污也故無鉅細之品皆見其可貴品士者

核其人必脉理真而後無贗品論人者必群品備而後無失人毘陵為泰伯端委之地山川平行習尚得文質之中由周而來風氣日開至宋而益著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生不忍自決其防者如慶元端平間天下友之矣毘陵人砥守其所學逐而去之者至以道學解散為慶而迄于亂亡毘陵猶孤城死守不下及羽人釋子亦知與城俱亡之為義寧獨天性亦其習見習聞然也毛古菴先生記毘陵人品頌汪陽先生志桑梓人物侍御嚴所吳公更雅馴其文詞續入其後死

合為書十卷謂某不可無一言某曰侍御之功偉哉夫人心之所趨必有所定以為的而期中為故以富貴利達為的者取諸昏夜乞哀之巧力矣以聖賢豪傑為的者取諸平旦虛明之巧力矣二者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語稍錯襍為人莫知所趨侍御之厚于取善而嚴于別類其示之的乎人固有與生俱生不與死俱死塞兩間亘千古不可得而滅沒者非富貴利達之謂也世人畢其巧力昏夜乞哀以求之而與此曾不相涉夫以百年易盡之身營此身不相涉之物譬之冠冕金玉被飾土

木偶人至于死之日了無餘味而後知其向之所為因也大可哀矣其有感于斯篇而興起者乎侍御之功偉哉

記論文孫慎行

江右四山鄒公工文章辨別邪正以為自古及今寔有正氣一脉真傳自史漢及唐宋八大家雖調格不同其得是訣竅一也自昭明有選此脉遂大壞取真西山有正宗稍為一清然世反有艷選薄正宗者至出入選宋間漫無白黑如紛：諸選下已他姑為酬應無所稟裁

者則又勿論然世之名能文者半係姑為酬應輩嘗細總古今為文彙分別各體以為文章一脉在是又從中間抽出一二篇謂奇特余初為諸生弗甚曉迨後十餘年殫力工琢又數年搜義理又數年涉世事勃抒所欲吐然復閱前所抽出一二篇覺弘深老大去世猶百教武蓋文之難知如此因思史漢及八大家昔人見為文辭容耳今細探之其胸中道術良有深見浩蕩無涯矣而徐發其一二故足傳也史遷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建黎庶小雅譏小已

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其經術深湛如是老泉云天之與我豈偶然哉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今文中曾不知所謂幾道者何指聖門道術首言學文雖非世文辭之文而文辭未必非其流緒焉今世俗講學家不及文章文章家畏言理學兩失之矣公夙以學問鳴宜于真處特有見也然亦未暇寔絕今古祇以為文章全要一氣呼吸自始至終提掇得起若世世俗闢湊極力做來不過六朝粉靡態格其說尤健吾嘗心識之為人嘗誦云耳惜所謂彙者今無從卒業

所謂一二篇者昌黎科斗書後記永叔樊侯廟災記我竹記也以示之人恐都未解了會其孫某屢屬傳表余以久謝不能應第書此以見公一斑公嘗詩云文章還大雅經術潤羣生盱江多俊彥應念烏鳴嚶公之精神殊可念云

讀北門詩孫慎行

蓋嘗誦北門詩而深嘆古人之知天也夫身為大夫少肯營取何不得而至以終貧窶委之天非也居身尺幅立朝法度天寔有制不可違也故曰天寔為之即艱亦

非貧窶之謂也。國家有盛世之人材，有季世之人材。盛世人材不沾，以廉節見；而于世無所不可為。季世人材即軒，以廉節見；而于世尚有所不可為。苟有懷瑾之志，必多獨秀之推，而諗毀多途，幹畧一無伸于天下。其為艰也，亦甚乎。而又安望世之我知乎？若徒以終貧窶為莫知，艱是則陋而已矣。至王事政事悉加之，身室人推諂，亦不復顧比之任與不任，似宜可以自主。而又曰：天是為之，蓋賢者處治則為雍容博大，為協恭和衷；處亂則為慷慨激烈，為獨勞盡瘁。予嘗以漢之君臣，即古之元凱、宋之儒學，即古之臯夔。人材未必大相遠，勢所推激，不得不然。真天之為也。君子出身殉職，矯情違利，困于身益，益于國，縱不益于國，未必不大益于名。教正所以順天，不違此門，懲夏聖人錄之，蓋萬世處衰季者之極則。不然，當季世而以盛世之人材自托，欲令坦易不見艱難，欲令浮沉可免負擔，則將容，後福如胡廣輩所為。君子謂之逆天而已矣。

胡子衡齊序

許子遠

衡齊何為而作也？胡正甫先生憂世之儒者論說多端。

而持衡以齊之也夫言惡乎齊道惡乎衡楊子有云衆
言淆亂折諸聖存則人亡則書聖人者固後學之所折
衷也先儒有云存文王則如天載之神又云識得未濟
道便是文王吾心者又斯道之所取則也蓋自仲尼沒
而微言絕諸子百家議論繁興漢溺于訓詁唐濫于詞
章心性之傳不絕如綫迨于宋室真儒輩出理學始明
朱紫陽先生力攻著述以開來學其精神力量可謂收
儒者之大全然而議論訓釋稍有矛盾于孔氏戎朝王文
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厥旨弘暢矣乃其

未流侈虛談而欺寔行世之君子猶惑焉嗟夫道之不
明則胡不折衷聖人又胡不求端于吾心也昔者堯
舜禹更相授受惟曰允執厥中孔子明大學之道必曰
止于至善此曷以故哉嘗試觀之人生于天地之間視
而不明聽而不聰動作進退而不得其理則威儀亂有
父子而不相親有君臣而不相事有夫婦長幼朋友而
不相別相序相信則人紀滅養其身不以為天下則私
役于物反以遺其身則悖探索于刑名度数禮樂名物
之煩而日亦不足則支馳驚于高虛玄遠簡曠自便之

域而寔之不存則罔亂也滅也私也悖也支也罔也有
一于此皆心之所不能自安者也心之所不能自安者
非性之本然故也亂而治之滅而修之私而擴之悖而
反之支而約之因而誠之則性順而心安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過之不可不及不可堯舜之所謂執中孔子之
所謂止至善由此其選也嗚呼豈非萬世學者之準的
也哉先生衡齋九篇其大要闡人心之靈則辨物理之
非外而折衷于孔子之訓反覆辨證可謂深切著明其
論釋氏本心未嘗非是而特不能盡心之過一言足以

訂千古之是非學者苟知此意雖以釋氏之明心見性
其究至于出離生死猶于此心此理未盡而况其揣摩
測度視大道猶逕庭者乎傳曰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貴
知其本也又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施浮滄海而知
江河之惡沱貴覩其全也又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
不舍晝夜貴乎自強而不息也學者苟知其本又覩其
全而能自強不息則道在我而可以權衡乎天下之言
矣其齊也其不齊也無所加損于道也先生不遠千里
緘書遺字遠屬之以序遂不辭固陋而敬識其大端云

明史海
卷一百一十一
七



